

别烦恼，
开心就好

江国香织

別煩惱，
開心就好

(日)江国香织 著

赵峻 张卉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别烦恼, 开心就好 / [日] 江国香织著; 赵峻, 张
卉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5.7
ISBN 978-7-5442-7781-5

I. ①别… II. ①江…②赵…③张… III. ①长篇小
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702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1-044

Omoi Wazuraukotonaku Tanoshiku Ikiyo

Copyright © 2004 by Kaori EKUNI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4 by Kobunsha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ori EKUNI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别烦恼, 开心就好

[日] 江国香织 著

赵峻 张卉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陈文娟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98 千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781-5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第 1 章

“育子的性格也太古怪了，我看像她这样是找不到男朋友的。”
治子一边小口喝着兑了热水的烧酒一边对熊本说。而此时，话题的主人公育子正和自己的男朋友一起躺在被窝里。

育子穿着印有小猫玩毛线球图案的米色法兰绒睡衣，规规矩矩地裹在毛毯和羽绒被里，正在观察刚认识没多久的男朋友的容貌。

皮肤真好。

育子一边这样想，一边用指尖轻轻触摸男朋友的脸。好柔软啊。
他微微张着嘴，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他需要刮胡子吗？

想想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可他的皮肤还是不可思议地光滑。
育子用自己的脸颊轻轻去蹭他的脸颊。想感受对方脸颊的皮肤，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自己的脸颊去触碰。

像婴儿的皮肤一样。育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他有微厚的嘴唇，笔直的鼻梁，浓密的头发和眉毛。育子觉得他窄窄的额头很可爱。

和两个姐姐一样，育子的酒量也不错。今晚喝了很多啤酒和清酒，

但育子只是感觉身体微微发热，并没有喝醉。可是刚认识没多久的男朋友却喝醉了，还没等她洗完澡就独自睡着了。

育子在毛毯下摸到了他的手腕，拉出来仔细看他的手臂。手臂上的肌肉跟我的差不多啊，她想。他手臂的肌肤微微泛白，指甲修剪得很整齐，看上去非常干净。

他几乎是全裸着在睡觉。他说自己是二十六岁，而育子上个星期刚刚过了二十九岁生日。

育子紧紧贴住他的身体，用他的手臂环绕住自己的肩颈，闭上眼睛轻轻地吸了口气。她想起孩提时代有过一条狐狸皮毛围巾，他的手臂带给自己同样的感觉。

“不过育子活力十足，所以没问题的。”熊木一边这样说一边把盐辛鲑鱼夹到嘴里。

“是啊。”治子随口附和。但她心里根本不这样想。我说的跟有没有活力没关系，但跟熊木解释这些也没用。因为熊木是男人，男人就是这样，什么也不明白。

于是治子在心里默默地想：育子的问题恰恰在于她太活力充沛了。

“你担心育子？”

熊木这样一问，治子愣住了，她摇了摇头说：

“怎么可能？我们姐妹俩可是吃同一个锅里的饭长大的，怎么会担心这样的至亲姐妹呢。”

熊木像听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一样笑起来。“是吗。”他一边回答，一边用筷子夹起盐辛鲑鱼送到治子面前。治子闭上眼睛张开嘴，咽下冰凉黏滑的鲑鱼，啊的一声，像有点激动似的呼出一口气。吃到好吃的东西就感觉幸福。

“到这边来。”

治子向熊木伸出手，把他拉起来，走向卧室。

治子和熊木已经一起生活了两年。熊木的职业，说得好听一点是体育专栏写手，实际上就是个几乎没有收入的作家。但正是他的不争气让治子觉得惹人怜爱。他个子高高的，身体结实，却偏偏长了一张娃娃脸，深深的双眼皮和微微下垂的眼角也让治子觉得“色眯眯的”，招人喜欢。

喜欢旅行的治子是在旅途中与熊木结识的。那是三年前的冬天，在宇都宫（治子的旅行一般都是去近处。虽说她喜欢旅行，而且薪水颇丰，但兴高采烈地去欧美或者印度、中国旅行，总让她觉得有些难为情）一家小酒馆的吧台边，治子凑巧坐在了熊木旁边。当时治子觉得熊木是个非常温柔体贴的男人，她想弄清楚这个男人究竟有多温柔。

想弄清楚。

治子的恋爱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当时熊木说他是因为工作关系来到这里，没有同伴。治子暗暗在心里盘算，那么今晚就是绝佳的机会。治子的恋爱，只是最开始的时候非常坚定。

坚定的结果是得到了这么一个几乎没有收入的男人。而熊木令人吃惊的温柔和体贴，也大大超出了治子此前的想象。

犬山治子是三姐妹中的老二，出生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她出生那天，东京下雪了。治子当然不记得出生那天的事，但听了父母的话，她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在下雪天出生非常重要。还有烫伤的疤痕也一样。在三岁那年的一个冬日，她失手打翻了煤油炉子上的水壶，虽然幸运地没有留下显眼的疤痕，但如果仔细看还是看得出来，

左脚脚背上有一个浅浅的疤。治子一直认为，这个疤痕是自己的
一种标记。

姐妹三人都是在东京长大的。因为父亲经营餐馆，当时还算是
富裕，现在想来，她们的孩提时代还是过得很奢侈的。那座被三姐
妹亲切地称为“二番町的家”的房子，现在已经改建成一栋小小的
公寓，她们的母亲就住在其中的一间。

犬山家是有家训的——人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人知
道那一天会在何时到来，所以不要左思右想自寻烦恼，应该愉快地
活着。别烦恼，开心就好。三姐妹一直以各自的方式信奉着这条家训。

治子觉得，拂晓的时候，即使卧室狭窄又杂乱无章，床也乱作
一团，可空气仍会变得干净起来。昨天晚上留下来的难闻的酒味，
在朦朦胧胧的拂晓时分的房间里，也让人觉得不那么难闻了。

治子来到厨房，打开电热水器和咖啡机，然后去洗澡。十一月的
清晨六点，天色还很暗。为了感受这样的昏暗和寒冷，她没有打
开淋浴间的灯，在热水下美美地冲洗了好几分钟。治子用一种含有
橄榄油，有奇怪的气味，不怎么起泡沫，但据说对皮肤很好的沐浴
液洗身体；再用一种含有黑糖，泡沫丰富，据说可以增强肌肤抵抗力，
但用起来很不舒服的洗面皂洗脸；然后用一种加入海藻成分，泡沫
丰富而且气味非常好闻，用起来很舒服，自己也喜欢的洗发液洗头发。
洗完澡，治子披着浴巾，在厨房里喝着咖啡看报纸。

厨房的角落里有一张小书桌。自从起居室成了熊木的工作室，
治子就在厨房里放了一张书桌，把那里变成自己的地盘。可是那里
总是被书、报纸和邮件等东西堆得满满当当，甚至还有从音像店租
来忘记还回去的录影带。治子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置之不理。

她并不擅长打扫清理这类工作。

治子回到卧室，迅速地穿好衣服、装扮整齐。

“我走了啊。”

治子对还在熟睡的熊木说道，然后像每天早上那样，在出门前打开起居室的窗户。前一天晚上喝酒用的餐具还原封不动地摆放在那里，房间里闷不透气。自从和熊木一起生活之后，治子就把家务活全都交给他做。

“今天会晚一些回来哦。”

治子在玄关边穿鞋边说。她听到了一声模糊的回答，似乎是说“好的”，仿佛还模模糊糊听到了一句“路上小心”。治子微笑着打开门出去，来到外面的街道。天色刚刚亮起来，还是一片清晨的景象。

早上醒来后，育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男朋友赶回家，然后一个人悠闲地享用自己的早餐——豆沙馅面包和牛奶。吃完早餐后，育子给住在二番町的母亲打电话，确认她一切安好。她确认的方式非常直接。

“妈妈，你好吗？”

电话刚刚接通，就这样直接问道。因为每天早上都是这样，有时母亲就赶在育子发问前抢先回答：“妈妈很好啊。”她连接电话时应该先说的“喂”都省略掉，一拿起电话就说这句话。总之，育子今天早上也用这样的方式，确认了母亲安好无事。

“今晚我约了治子见面。”

听到育子这样说，母亲答道：

“啊，是吗？那代我向治子问好啊。”

挂上电话后，为了看天气预报，育子打开电视。她房间里的电

视用一块布盖着。那是一块沉甸甸的、富有光泽的浅绿色塔夫绸，曾经是“二番町的家”用过的窗帘，育子让母亲帮忙裁剪的。每次看电视的时候都要先把这块布翻起来（育子并不是基督教徒，却在电视上摆放了几尊基督像），再用放在电视上的基督像压住。

“育子还真是有意思啊。”

育子经常这样被两个姐姐嘲笑。她并没有上过和基督教会相关的学校，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呢？

育子自己也不明白个中缘由。不知为何，她从小就喜欢和基督教相关的东西。看到教堂就想进去看看，看到画着圣母马利亚的明信片就想买下来。也许一开始是被画有马和驴子这些动物的圣诞节故事连环画深深吸引了，那种独特的色彩搭配抓住了育子的目光。初中时，育子读了《圣经》。她也想过要不要受洗，成为基督徒，但又觉得自己的想法并不像要成为基督徒的心理，最终放弃了。

可能是喜欢那种独特的颜色搭配方式吧，育子自己这样总结。她喜欢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形象，以及夜空、星星、驴子、羊这些基督教世界里的色彩搭配。

看完了天气预报，育子关掉电视，再重新把那块布毕恭毕敬地盖上。天气预报说今晚东京的降雨概率是百分之二十八。

育子的公司有制服，所以通勤时的穿着非常自由。反正外面都要穿大衣的，她这样想着，随手拿起一条连衣裙。那是一条米色底上散布着紫色和黄色几何图案的连衣裙，母亲以前穿过。

给盆栽浇过水，正要出门的时候，电话响了起来。因为设置了答录机，育子犹豫要不要接电话，但还是拿起了听筒。

“育子？”

一个熟悉的女声在电话那头说道。那是一个很久没听到，但依

然很熟悉的声音。

“里美？”

想起这个名字，一股浓浓的亲切感涌上心头。育子高中毕业后有两年是在一所服装专业的职业学校里度过的。里美就是那时同班同学中与育子最亲密的女性朋友，毕业后两人也一直有联系，见过几次面。

“好久不见啊，你还好吗？”

育子这样说道，里美却没有回答。

“里美？”

几秒钟的沉默之后，电话那头终于传来里美生硬的声音。

“你可真行啊，还能这么开心地跟我说话。”

育子吃了一惊，这次轮到她沉默下来。此时她只意识到一件事——里美在生自己的气。育子眼前浮现出女友脸庞的轮廓，她个子高高的，一头长长的头发总是卷成大波浪。

“不打算解释一下吗？”

被这样质问，育子不由得紧张起来，茫然地望着电视机上面大大小小的基督像。这些基督像中有两尊镀金的，两尊白色的，还有一尊象牙色的，一尊金属色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会做出这种事来。”里美这样责备育子，“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吧？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这时，育子终于明白了里美在说什么事。

“对不起。”

育子把里美当成好朋友，所以先道歉了，但接下来马上坦率地补充道：“不过这件事，是里美你和他之间的问题吧？”

“说到底，这件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说完，育子再次沉默了。

上个星期，育子刚刚过了二十九岁生日。那天正好是星期六，职业学校时代的朋友们聚在一起给她庆祝生日。里美那天有工作要做（她在与服装相关的进口贸易公司工作，当天正好有重要的客户要招待），所以没能来，但是光夫来了。尽管是在白天，这群朋友还是包下了其中一人工作的小酒吧，喝了很多酒，尽情狂欢了一场。说起这群朋友，育子觉得他们总是这个样子，永远也长不大。

事实上，对育子来说，在职业学校度过的那两年是非常快乐的时光。那里聚集着性格各异的人。

“我知道。”里美不高兴地说，“我有点太没骨气了。”

生日那天，和朋友们狂欢一场后，育子和光夫一起过夜了。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含义，她只是趁着酒兴和光夫睡在了一起而已。但光夫是个很特别的男人。

光夫和里美在一起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两人一直分分合合，但冥冥中都觉得自己最终只能和对方共度一生。在育子看来，他们这种恋爱关系让人厌烦的同时也不失美好。当然，这两个人的恋爱关系一直是众所周知的。

“不过光夫君也真是个傻瓜啊，所有的事情都要一五一十地跟你报告。像这种小事根本没必要让你知道。”

听到育子这样说，里美轻轻地笑了，好像听到了什么有趣的事。

“我们之间一直就是这样啊。”

过几天一起吃饭吧。育子跟里美约好后，挂断了电话。

看样子赶不上每天坐的那班电车了。

育子住在阿佐谷，穿过商店街走到车站只需要七分钟。外面是

晴天，但气温很低，育子呼出的气息都变成了白色。

坐电车去育子工作的驾驶学校需要一个小时。她也想过搬到离工作地点更近一点的地方，但还是喜欢现在住的街区那种又脏又乱、嘈杂而又安静的感觉。

还好，里美在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很精神。

育子这样想着，已经忘了刚才里美是打电话来向她发火的。望着钟表店的玻璃橱窗上映出的自己的身影，育子想，又该被治子说了，“一天到晚也不梳梳头发”。

“鸟天”是治子和育子都很喜欢的一家店。两人都觉得这家店里卖的鸡肉串是全日本最好吃的。治子坐在疾驰在高速公路上的出租车里，不停地转动着中指上的戒指。这是她心神不定时一贯的表现。

治子从来没有正点下班过。都说外资企业的工作时间非常自由，她总在想，那都是骗人的大谎话。请假的确不难，这对喜欢旅行的治子来说是好事。但如果想完成每天的工作，下班的时间就无论如何也保证不了。

已经比约好的时间迟到了五十分钟，虽然知道育子肯定不会在意，但是把妹妹独自丢在与平时接待客户的高级餐厅相去甚远、不管什么时候都有醉醺醺的大叔的小酒馆，治子还是觉得放心不下。

毕竟是育子啊。可能说几句两情相悦之类的话，就跟着大叔一起走了。育子上高中时的确干过这样的事。

“你担心育子？”

治子想起了熊木的话。她靠在出租车的车座上苦笑。车窗外已经是一片夜晚的景象了，透过高速公路的防护隔离带，能看到花花绿绿的霓虹灯在微微地闪烁。熊木肯定不会明白。治子担心的不是

育子，而是育子的所作所为，以及这些行为可能引发的后果。这两件事是截然不同的。治子闭上眼睛轻轻吸了一口气。出租车里充斥着治子身上的香水味，司机一定觉得很愉快，但对治子来说却非常重要。七岁的时候，父亲送给她一瓶叫“水晶”的香水后，香水就成了她必不可少的东西。她现在正在用一款叫“ENVY”的香水。只要置身于这种熟悉的气味中，治子就感觉平静。

“就好像动物一样啊。”熊木曾笑着这样说过。

“下了高速后，请在第一个红绿灯向右拐。”

治子用一本正经的声音说道，脸上堆砌出工作时那种鲜明的职业笑容。

第2章

治子拉开“鸟天”的拉门，发出尖锐的嘎啦嘎啦声，这时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一小时十六分。店里人很多，充斥着酒味和烤肉冒出的烟。

育子坐在吧台正中间。看到治子进来，她微微笑了一下。

“真不好意思，刚要出门的时候收到一份传真，忙了一阵子。”

治子一边在育子旁边坐下来一边说，点了一杯啤酒。

“你喝了多少了？”

听到治子这样问，育子回答：“一点点。”

治子笑了起来。育子这样巧妙的回答，虽然没说清楚到底喝了多少，但也让人没法再追问下去。

“育子你的头发还是好干啊。”

治子把凳子转过来，用手指梳理着妹妹的头发。

育子默默地任由姐姐拨弄自己的头发，她穿着那件看上去旧旧的、没有熨烫过的皱巴巴的连衣裙。

姐妹俩喝光了杯子里的啤酒，各自吃了十串烤鸡肉。

育子小时候很挑食，说肉这种东西太恶心没法吃，鱼也只吃烤

的。但切好的烤鱼块也被她说成“看不出本来面目，让人觉得恶心”，她只吃整条的烤鱼，像柳叶鱼、梭子鱼之类的。不仅是肉类，她对蔬菜和水果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总而言之，当时她属于非常挑食的小孩。

现在育子基本不再挑食了，甚至在朋友圈中被称为“很瘦却很好吃”的人。尽管如此，如今母亲和两个姐姐看到育子吃东西的时候，还是非常高兴。

“治子，你最近跟妈妈联系过吗？”

育子问道，治子摇了摇头。

“那爸爸呢？”

治子面露窘色。用治子的话来说，育子“就像天使一样善良”，总是太操心别人的事。

“你这样可不行啊，应该经常和爸爸妈妈见面。他们两个人都老了，也许很快就要离开人世了。”

治子听到这话，差一点洒了手中的清酒。正是育子这种说话方式，让治子觉得她像“天使”。

这家店的角落里有一台小小的电视，已经非常旧了。第一次来这家店的时候，育子看到电视，吃惊地说：“你快看！这么老的电视上放的竟然是现在的节目！”那台小小的旧电视正在无声地播放流行歌曲节目。它安放在墙上高高的架子上，因为没有遥控器，店主得用一把伞去戳电视才能换频道。所以，这家店的电视下面总是挂着一把伞。

“阿熊还好吗？”

听到育子这样问，治子回答：“挺好的。”接着又补了一句，“不行，你别提他，我会想他的。”

妹妹听到姐姐这句话，愣住了。

育子总觉得治子过度依赖恋爱，在治子的大脑中，用于恋爱的部分（如果人类的大脑中真有这个部分的话）太多了，仿佛连育子这个部分也都给了姐姐。关于求知欲的部分也是一样。

其实育子很讨厌学习。尽管她喜欢学校，但喜欢的是给花坛里的植物浇水、照顾大家养的小兔子、值日的时候可以擦黑板、午休时把在校园里受伤的同学送去医务室（她在学校一直担任健康委员）这些事情，并不是喜欢学习。她曾想过，人究竟为什么要学习呢？

在育子眼中，姐姐治子一直很喜欢学习。上学的时候姐妹们都有家庭教师辅导，但治子却远远不能满足，主动提出要去参加补习班。大学毕业后又去国外留学，拿到了 MBA 学位。听说最近又在学习拉丁语。

“不过还好，你还在这里。”

治子说着，从自己大大的包里拿出钱包。这个大包简直就是大山家二女儿的注册商标，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东西。

“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你跟陌生人一起走了可怎么办。”

育子缩了缩脖子。

“我不会再做那样的事情了。做了也不能怎么样。”

育子说着从凳子上起身，看到治子的杯里还有一点酒，拿出来一口喝光了。

熊本圭介是爱犬山治子的。他知道爱这个词寓意深刻，但觉得自己对治子的感情只能是爱情。

胜利牌的木质音响（熊本喜欢那种浑厚的音质）里传出约翰·科特兰的爵士乐曲。他还记得当初把这套音响搬来的时候，治子曾经

不耐烦地说“我家也有啊”。熊木喜欢爵士乐，喜欢那种精准而又和谐的乐声。

房间里开着暖气，暖烘烘的，桌上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干净衣物。

熊木向治子求过两次婚，但都被拒绝了。治子说她不明白结婚这种行为意义何在，“因为谁都无法确定将来会发生什么，不论你还是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喜欢上别人，还要相约共度此生，根本就是愚蠢的想法。”

熊木苦笑着。治子虽然嘴上这样说，其实还是很专一的，就像昨天晚上。他一边削着铅笔一边想。熊木习惯用铅笔写稿子，在着手工作前把所有的铅笔（一共有七八支，都是绿色的蜻蜓牌 HB 铅笔）削尖。削过的铅笔散发出令人平静的木头味道。

昨天晚上，治子表现得分外激情。两个人已经一起生活了两年，她的激情却从未减退。熊木仿佛闻到了治子的香水味，他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却发现那原来是削过的铅笔的木头味。睁开眼睛，空白的稿纸映入眼帘。

表针指向了晚上十点半。治子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吧。每次她出门时说今天要晚回来，回来的时间的确都非常晚。

熊木写的稿件并不是受人正式委托的工作任务，而是送上门来的，换句话说，这类稿件是没有截稿期限的。这是一个摩托车赛车手的真实故事。主人公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赛车手，但遭遇了交通事故（当时他妻子在开车），受了重伤，不得不放弃摩托车赛车手生涯。熊木半年来一直在写这个稿子。

“那个有意思吗？”

记得刚开始写的时候，治子这样问过。熊木无言以对，只好嗯了一声表示回答，结果治子噗的一声笑了，说道：